

以陸制海－陸上武力支援海上作戰

From Shore to Sea

Ground-Based Support of the Sea Battle

取材：2016 年 3 月美陸軍火力雙月刊 (Fires, March-April, 2016)

作者：柯林·馬坤上尉 (Capt. Colin Marcum)

譯者：林展慶少校

提要

- 一、美國國防部面對的挑戰之一，為亞太情勢及中國大陸的崛起，進而提出「海軍整體戰」構想以為因應，強調以海、空軍擊潰敵反介入作戰能力。
- 二、本文作者以地面部隊觀點分析海空整體戰之缺陷，指出美國國防部誤認海空整體戰為抵銷中國大陸反介入能力之特效藥，忽視該構想的成功，仍有賴於最終階段投入地面部隊，故另外於文內提出「海上戰爭策略」及「從岸上支援海上作戰」之論述，以為補強。
- 三、譯者觀察美國陸軍火力部隊近年對海空整體戰有些許批判，認為不應將陸軍排除於海空整體戰構想之外，而本篇文章為所見較為成熟之論述；另近年美軍對於本議題之研究尚有「重建美國海岸砲兵部隊」乙文，有興趣讀者可詳參砲兵季刊第 166 期翻譯專文。

關鍵詞：反介入及區域拒止 (A2/AD)、海空整體戰 (Air-Sea Battle, ASB)、海岸砲兵武器系統 (coastal artillery weapon system)、Diaoyutai/Senkaku Islands (釣魚台列嶼/尖閣諸島)

美國隨著外交政策的演變，面臨各種挑戰，包括伊斯蘭國的野蠻行徑、俄國支持烏克蘭分離主義、尹波拉病毒肆虐、以色列擴張屯墾區、中國大陸區域影響力的崛起等，將美國政府的注意力拉向世界的各個角落。然而，美國政府投注於軍事面向研究的時間緊迫，因此陸軍當仁不讓，應提出最佳行動方案供執政團隊參考。

聯參、作戰區指揮官、特業參謀提出多項戰略層次的研討，但聯合作戰議題的研討，並未廣納作戰及戰術層級的意見。其中一項討論即是「反介入及區域拒止」(anti-access/area denial, A2/AD, 本文後續簡譯為「反介入」)，該項戰略不只影響友軍的行動自由，也影響非軍事團體的進出，由馬來西亞航空 17 號航班事件即可見一斑。美國總統指出維持全球公共領域安全為國際重大挑戰，美國須與世界各國密切合作。

歐巴馬總統於 2010 年國際安全策略研討指出，美國將持續協助自由、安全進出這些公共領域及使用資源，但完成這項工作須仰賴堅強的多邊合作，強化狀況掌握及國際規範。國際社會必須合作，確保密切往來，並防衛陸地、海上、空中不受阻絕或用於敵對用途。

對尚未深入瞭解反介入及區域拒止議題者而言，通常以為對海、空軍影響較大，因為這兩個軍種投射武力的能力明顯受反介入武器系統削弱，事實上，三軍都受這些系統直接或間接威脅。敵以反衛星飛彈摧毀國防部衛星，亦即消滅地面部隊指揮管制能力，而電磁脈衝武器可破壞或影響無防護能力之設備。摒除單一軍種思維，以整體作戰環境為主要考量，一個領域的作戰成功或失敗，連鎖影響其他領域的成敗。敵一個反艦飛彈連對陸軍不是主要顧慮要素，但對海軍及陸戰隊而言，投射軍力的能力就受到掣肘，進而反過來影響陸軍無法執行後續聯合作戰。因此，敵反介入能力影響整個聯合作戰。

為對抗反介入的威脅，海、空軍於 2009 年依據國防部長指導，發展反制能力。海空整體戰辦公室因此編成，進而投入發展國防部提出的海空整體戰構想。此構想強調運用軍事載臺擊潰敵反介入系統，主要是以海、空軍攻擊敵重要指管節點及基礎設施。地面部隊指揮官沒有必要評論海空整體戰的可行性，但從開戰後的外交及軍事面向來講，尚有許多疑慮。本篇文章嘗試將這些疑慮傳達給海、空等友軍，提供現行戰略的另一種選擇，以較有效益的方式達到美國所望目的，並提出地面武力如何能支持這項構想。

作者備註：美國國防部於 2015 年 1 月將海空整體戰更名為「介入及機動全球公共領域聯合構想」(Joint Concept for Access and Maneuver in the Global Commons, JCAM-GC)，較能涵蓋陸軍、陸戰隊、特戰部隊等地面武力，惟本質上海空整體戰與更名後之作法差異甚微，因此本篇文章仍針對海空整體戰論述。

地面部隊觀點看海空整體戰

海空整體戰以摧毀敵反介入能力為手段，達成投射聯合武力至敵領土之目標。如美國想藉由國家武力施壓對手，海空整體戰必須緒戰即投入壓倒性兵力。歐巴馬總統曾說：「海空整體戰是有限目標的概念，說明聯合武力塑造反介入環境之需求，以實現兵力前推之目的」。

從聯合武力之地面部隊觀點來看，陸軍不否定海空整體戰之可行性，平心而論，陸軍要前推兵力至反介入環境，需要海空整體戰打前鋒，為後續作戰鋪路。地面部隊對海空整體戰有微詞，不是針對構想本身，而是針對國防體系及國會體系所制訂的軍事政策。

首先要受批評的是這些想要降低國防預算，而設法將預算從其他建案抽出錢來的人士。海空整體戰為聯合作戰構想，對多數政策制訂者而言，意即整合三軍裝備及能力，以降低總體支出，認為成功的作戰僅止於摧毀敵反介入能力。他們的想法是美國一開始即以壓倒性兵力迫使敵屈服，標準的克勞賽維茲想法，但前題是需要備有大量的後續兵力達屈人之兵。

海空整體作戰的設計訴求，為形塑供聯合部隊前推兵力之條件，以利各種武力投入先前受拘束限制作戰環境。為使海空整體戰本身即具嚇阻力，需要預備大兵力以擴張戰果。海上封鎖、兩棲登陸、空降作戰、持續空襲重要軍事設施，加上傾全國其他領域力量，才能迫使敵國順服美國期望的結果。美國沒有前述各種後續作為，敵國僅須撐過美國第一波攻擊，靜待美國無力支持後續作為，鳴金收兵走人，要不就被迫接受條件。

北約對南斯拉夫發動空襲，迫使米洛賽維琪屈服，表面上看來是證明以戰略武力，即能達成國家所望利益，而不須投入地面部隊、導致人員傷亡，覺得是一場完美、不流血的戰爭。然而，據歐洲聯軍最高指揮官衛斯理·克拉克（Wesley Clark）評論米洛賽維琪為何投降，指出：「我回想米氏為何投降，其實是結合多方力量的成果，包括持續擴張的空襲及快速集結、準備投入的地面武力。」克拉克猜測，米氏大可死皮賴臉撐到輿論開始對北約反感，但眼見地面作戰逐漸成形，就投降了。可見一斑，克拉克認同空襲的必要，但絕非成功的單一要件，巴爾幹半島的軍事成就是戰略空襲和地面部隊結合的共同成果。

海空整體戰辦公室瞭解後續需要大量兵力投入作戰，但國防體系的若干決策人士，不瞭解敵國頑強抵抗的能力，可能僅引用巴爾幹半島的例子，將戰略武力投射視為特效藥。這些人不經意地誤解戰略空襲為致勝要素，而不是結合多項因素而來，所以將資源都給海空整體戰，同時削減聯合部隊執行其他作戰的能力。這些被削弱的能力，正是摧破敵人的憑藉之一，因此，海空整體戰的概念失去嚇阻的價值，除非美國能維持後續的聯合兵力作為，以擴張戰果。

其次要受批評的是國防體系鍾愛的海空整體戰，其實明顯缺乏對戰爭的長期嚇阻，而是傾向逐級提高敵對狀態。依據2013年5月發表的海空整體戰總結，其內容陳述如次：「海空整體戰不是戰略，而是國防部戰略任務重要項目之一，於平、戰時投射武力及後續作為至全球公共領域。海空整體戰付諸執行，由海空整體戰辦公室負責協調，主要設計來長期發展武力，持續通報未來數年三軍在制度上、概念上及計畫上的變革。」

為先期建構反制反介入之能力，以有效執行海空整體戰，必須先持續評估

作戰環境，以決定能否成功執行反制任務，並進一步增加、升級目前軍備，以保持先進武力。敵國於境內每增加一項反介入武器系統，美國就須跟著調整現行部隊架構，而敵國每次提升一種能力，美國也必須跟著提升。為保持有效嚇阻，美國的前推部署都刻意公開，結果敵國對美國的反制作為一目了然，自然導致敵國提高反介入武器系統數量和性能，以防止美國反制，到最後，美國與敵國捲入反介入及反反介入的軍備競賽，將消耗大量國家預算。

美國在 2010 年《四年期國防總檢討》提出海空整體戰，稱中共是最大的反介入行為者，可阻撓美國於太平洋之行動自由，因此要求提供反制反介入之相關建言，海空整體戰為其中之一。中國大陸自然對美國企圖以亞太再平衡及海空整體戰，扼制其發展感到不悅，即使這不是美國原本期待結果，但身為區域穩定及防衛同盟的守衛角色，造成此區域潛在的敵對態勢，原本可採外交途徑解決的小事，可能失控擴大成災難。

另外，美國對勢在必行之海空整體戰，無可避免要在區域內負責投資最多資產，以亞太為例，區域內各國僅須專注於避免敵國將武力投射至己身境內，而非專注於反制敵國的反介入能力，其心可議，只有美國是少數國家中，在經濟及軍事上負擔得起這樣的能力，僅能孤軍奮戰、直搗黃龍。

總之，以地面部隊觀點來講，國防體系在海空整體戰僅強調以下 5 點：重視單純的距外攻擊能力、不重視兵力的進攻、限制地面武力的參與、逐次升高用兵強度、限制盟國之合作。

地面部隊對海空整體戰概念本身沒有意見，而是對指導美國國防部制訂現行政策（主要針對太平洋地區）的人士有異議，不認同將海空整體戰視為制壓區域競爭對手的萬靈丹。是否有其他構想或策略，既可達到美國的期望，又可摒除純海、空為焦點的作戰方式？地面部隊能否提供海、空軍在海空整體戰沒有的能力？以下論述希望能提供國防體系人士另一種選擇。

海上戰爭策略

刊登於《海軍戰爭學院評論》一篇由克蘭和休斯等兩位上校（Jeffrey E. Kline/Wayne P. Hughes Jr.）合撰的文章探討太平洋局勢的過渡策略，可以作為美國的問題解決方法。文章篇名為〈和平與海空整體戰之抉擇〉，主張現行針對中國大陸的軍事策略，可以採海上戰爭策略（War-at-Sea, WAS），而不要以海空整體戰反制中國大陸的反介入策略。不要於中國大陸擁有主權的陸、海、空領域作戰，反而將焦點聚於防禦第一島鏈，不強調將兵、火力投入中國大陸本土，這也代表美國反之可以利用同盟國家發展的反介入能力圍堵中國大陸。

這樣的作法也可促進同盟國家之合作關係，共同抵禦中國大陸，比美國自己孤軍奮戰的嚇阻力大得多了。

海上戰爭策略避免投射兵、火力至中國大陸，美國基於以下兩點，可避免陷入衝突逐次升高的危機。第一點，因為強調防禦第一島鏈，以反制中國大陸的反介入作戰系統，故建立出一條海上防禦線，中國大陸也許無法跨越。這讓中國大陸可於第一島鏈內發展本身的軍事能力，同時不會在外交、軍事上覺得美國在壓制他們發展防禦能力。第二點，萬一發生首次的軍事衝突，海上戰爭將美國與中國大陸戰略性的分隔，有利外交力量從中進入斡旋。正如這兩位上校所寫的：「海上戰爭策略有時間讓雙方冷靜下來，進而有機會進行談判，避免衝突升為為長期戰爭。」

軍事攻擊手段以外，海上戰爭有較大的戰略環境塑造能力，美國海軍及海上同盟可執行經濟制裁、封鎖海上航道，形成戰略優勢，接下來如果有必要，再祭出海空整體戰的構想來摧破中國大陸反介入能力。

這種策略提供美國較大彈性，運用諸般手段來形塑此區域，並與同盟國家以和平方式處理中國的崛起和影響力。總而言之，本文作者接下來想講地面武力如何於海空整體戰構想中，支援海軍於太平洋之任務？

從岸上支援海上作戰

陸軍早已曾經以岸置武器攻擊海上目標，從 20 世紀初至韓戰，未解編前的美國陸軍海岸砲兵部隊負責防禦海岸及海港，但由於火箭、飛彈及長程戰機興起，該部隊相對落伍，進而改編為防空砲兵部隊。從那時開始，海岸防禦的任務就交付海軍和海岸防衛隊，而陸軍的預算轉投資於其他優先發展目標。

美國海岸砲兵部隊解編同時，其他國家仍持續發展陸基型反艦飛彈系統，而這些系統就是一種機動型的反介入手段，將能力由岸上延伸至海上。有些系統由空對海反艦飛彈衍生發展而來，例如日本的八八式反艦飛彈，而法國的飛魚飛彈則是設計成可由陸上、船艦、直昇機、定翼機來發射。瑞典發展的 RBS-15 可攻擊海上及陸上目標。此類飛彈系統特性為陸基發射之中程、次音速反艦飛彈，是反制敵海上及兩棲作戰之相對廉價作法。相對地，昂貴、長程、超音速反艦飛彈，例如中國大陸的鷹擊 62 型、俄印合作的「巴莫斯」型（BrahMos）飛彈，可從岸上攔截數百公里遠的高價值海上目標，甚至直接越海攻擊停泊於母港的艦艇。

如果美國陸軍投資這項能力，就可協助海軍防禦或封鎖重要航線。陸基反艦飛彈具備高機動性和隱蔽性，平時可藏於戰略要衝，戰時機動至任務執行地

點。一篇蘭德公司的技術報告指出，找出並攻擊一輛便宜、隱蔽於印尼的樹林的飛彈發射車，比攻擊一艘昂貴、泊於麻六甲海峽的軍艦困難多了，而這兩種武器都可擔任海上封鎖的任務。所以，讓陸基反艦系統部署於重要航線，海軍艦艇即可自由航行各地區，而不必擔心無法執行鎖控重要航線的任務。

擁有大量便宜的反艦飛彈的另一個好處，是可以突穿敵艦的防禦，例如同步發起射擊數枚飛彈，可飽和攻擊艦艇，使其防空及近迫防禦系統失去效果。陸基反艦飛彈發射車打完架上所有飛彈後，可變換至安全的陣地，重新裝彈後到新陣地執行第二次攻擊。陸基和機載反艦飛彈可協同投入攻擊，俟敵艦大量受創，可能就鳴金收兵了，如否，美國海軍也較易收捨他們。

敵國為有效反制反艦飛彈，必須迂迴其他海上航道、改採空中航道，或者嘗試摧毀反艦飛彈發射車，但以距外攻擊武器執行摧毀任務，攻擊機動且藏於自然地形的發射車，效果必然不佳。敵可能改以兩棲或空、機降部隊投入搜索、摧毀任務，但會耗費大量人力及資源，風險也很高。最後，敵也可能部署主動或被動式電子戰裝備，以保護己身艦艇，反制雷達蒐索能力。

美國陸軍如要建立此類新型態的海岸砲兵，必須從建立準則、組織、訓練、裝備、人員訓練、設施等著手進行，一定會耗費大量金錢與時間，然而陸軍目前有一支部隊可接任此項能力，亦即海岸砲兵當年的化身－防空砲兵部隊。防空砲兵目前有愛國者、泰德等防空連投入防護重要資產，地點包括土耳其、以色列、關島及日本。這些部隊用於防護友軍及重要設施，亦能用於支援艦艇及海上戰爭策略。

太平洋部署的防空部隊，特別是泰德系統將用於攔截北韓洲際彈道飛彈。前進部署太平洋各島的泰德、愛國者、反迫砲火箭、陸基短程防空、人攜式防空飛彈等系統，形成防空保護傘，使艦艇不受戰機及反艦飛彈的攻擊，而這些部隊和其他地面部隊一樣具備高機動性和隱蔽性，未來如能加上反艦飛彈的作戰能力，聯戰部隊即擁有對抗中國大陸兵、火力投射的陸基防護盾，形成我方自己具備反介入能力。

對於釣魚台群島的主權爭議，美國不須有特別的立場，但目前該島由沖繩縣的石垣島市管轄，依美日共同防禦條約，一旦中國大陸以武力進襲該島，美國有義務出兵協防。該無人島不具軍事價值，僅有漁業及外海可能有石油等利益，且距離琉球群島太遠，以地面部隊或海軍艦艇護衛過於困難。較可行的方法是於琉球群島部署反艦飛彈及防空飛彈，阻擋中國大陸使用該島及附近海、空航路，亦可防護美、日船艦及飛機自由通行該區域，進而利用區域內機場及

海港將地面部隊前推攻擊。

美國部署本身的反介入系統後，可抵禦中國大陸進犯釣魚台群島及向第一島鏈外投射兵、火力。另一方面，反介入系統亦可提供早期預警，掌握敵人動態，有利艦艇抵禦來自海、空之攻擊。海上與陸基反艦飛彈連火力相互重疊，可協調同步以多方向攻擊敵船艦，而陸基反艦飛彈無法攻擊的敵軍潛艦，則由海軍或琉球群島的反潛機執行反潛作戰。最重要的是，美國結合多種手段，迫使中國大陸需要投入大量的海空整體戰部隊及資源，可能使其打消採軍事武力手段，而改採外交途徑解決釣魚台爭議。

結論

基於地面反艦飛彈對敵艦隊的威脅特性，針對太平洋情勢及中國大陸影響力崛起，如果中國大陸選擇投射武力至第一島鏈以外，必須同時面對美國、同盟國家之艦隊及陸基反介入武器系統。此作法對敵產生嚇阻，同時又不須直接依海空整體作戰之構想，須投射兵、火力至中國大陸。必要時，海上戰爭加上地面武器系統，可擊退敵投射兵、火力之企圖，同時美國在決定執行海空整體戰前，又保有外交斡旋空間。

為使此構想有效運作，美軍須啟動二次大戰太平洋戰役以來從所未見規模的陸、海軍聯合訓練和協調，地面反艦飛彈連須與海軍艦艇、機載反艦飛彈建立支援連絡機制。此外，美軍也需要熟稔敵船艦構造的海軍人員，提供海、陸軍最初攻擊的戰果評估，以決定攻擊成效及是否再興攻擊。

未來高科技武器部署，需要更多海上、地面部隊的投入，面對武器效能及射程、目標處理的彈性、威脅的多樣性等議題，代表美軍須跨領域全面考量。陸軍的勢力範圍不能僅止於灘岸，而海軍也不能僅止於海岸，必須彼此跨越海上及陸地，因為一連串的行動將直接影響聯合作戰，軍種之間要彼此瞭解對方的專門領域，看看能否互相支援，以完成共同的目標。

作者簡介

柯林·馬坤上尉 (Capt. Colin Marcum) 現任職第 1 裝甲師第 2 裝甲旅戰鬥隊之旅火力支援軍官。

譯者簡介

林展慶少校，志願役預官 90 年班、美國亞伯丁兵工學校武器保養 93 年班、野砲正規班 98 年班，歷任兵器教官組，現任職陸軍砲兵訓練指揮部作戰研究發展室。